

# 那些故事， 讓我們不至於 遺忘自己

| 紙上博物館

洶湧的溫柔－臺灣大河小說捐贈展

## Turbulent Tenderness: Exhibition of Taiwanese Romans-Fleuves

| Museum on Pap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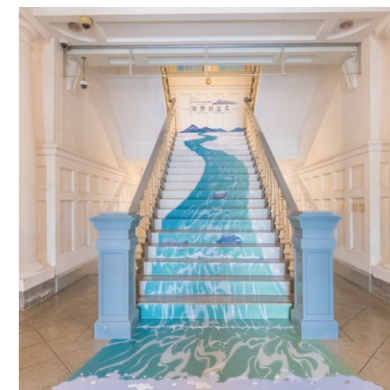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趙慶華（臺文館）

圖：國立臺灣文學館

你讀過篇幅最長、字數最多的小說是哪一部？是最近終於出齊 6 冊正體中文版的 170 萬字科幻經典《沙丘》？是永遠瀟灑著熱茶與瑪德蓮香氣的 233 萬字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？還是掃把滿天飛、那個名字永遠不能說的 287 萬字《哈利·波特》？如果以上這些小說你都讀過了，那麼也許你可以嘗試接受作家姚嘉文的挑戰——300 萬字的《台灣七色記》。

300 萬字！？——沒錯，篇幅綿長、卷帙浩繁，正是「大河小說」的特色之一。

展場入口，書寫的長河傾瀉而下



不只是字數很多而已

說到「小說」，我們的印象不外乎長篇、中篇、短篇、極短篇等幾種依據字數而產生的分類；體式最短小的「極短篇」約莫在幾十字到兩三千字之間，那麼所謂「長篇小說」，長度可以延伸到哪裡呢？幾萬字、幾十萬字，甚至是上百萬字？當一個作家想用一千零一夜的漫漫光陰把故事說下去，是否意味著，這故事埋藏著什麼天大的訊息或秘密？

其實「大河小說」並非臺灣所獨有，其語源是來自法文「Roman-Fleuve」，指稱一種「連續性的長篇小說」或「系列小說」（通常以「三部曲」的形式呈現）。這些系列故事通常有一個共同／通的主題、人物或環境，但彼此之間又可各自獨立，未必一定得按時序先後排列。

形式之外，大河小說最重要的基調，是「濃厚的歷史意識」。作家必須具有洞悉歷史縱深的宏觀視野，體察個人、家族乃至國族命運如何因著時代巨輪的轉動而被翻攪、改變，掌握不同歷史階段的個體處境與社會現實的關係，據此寫出主角們在某一段時期當中的經歷。由於獨特的政治變遷與社會發展軌跡，臺灣的大河小說因而也多了一些更豐富的元素，例如：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小說的觀點；以臺灣史為主體；對歷史與社會具有同情與批判精神；讓過去在主流歷史敘述中缺席的臺灣與臺灣人，重新被看到。

由他奠基，卻從更早就開始

如果要認識或是閱讀臺灣的大河小說，可以從哪裡開始呢？回顧既有的文獻資料，我們會發現，最早在臺灣提出「大河小說」的，是前輩作家葉石濤 1966 年發表在《臺灣文藝》中的〈鍾肇政論〉，當時鍾肇政已經完成《濁流》、《江山萬里》、《流雲》，即「濁流三部曲」的創作，此後，「大河小說」便逐漸用來指稱與此結構相似的特定文本。

不過，文學書寫一向走在文學史的定義分類之先——雖然「大河小說」在 1966 年出現，但未必表示在此之前臺灣沒有這類作品。事實上，吳濁流的「孤帆三部曲」：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、《無花果》與《臺灣連翹》，書寫自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、乃至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臺灣社會種種，不僅富有自傳色彩，更完整呈現了一位成長於殖民地的知識青年的生命史流變，恰恰符合大河小說的精神原型。因此，雖然一般咸認鍾肇政是臺灣大河小說的奠基者，但或許也可以說，是走在前列的吳濁流，為這條文學之河開鑿了湧動的源頭。

### 也有不同的風景

而在鍾肇政之後，則有做為承繼者的李喬《寒夜三部曲》、東方白《浪淘沙》、以及姚嘉文《臺灣七色記》，三位作者陸續在 1970 年代中葉至 1980 年代初期動筆，恐怕不是巧合，而是敏銳地感知了臺灣社會的變化：追尋本土、肅殺氛圍鬆綁、街頭運動……。作家們開始透過文字拆解專制威權的象徵秩序，填補過往主流歷史敘事中的縫隙；因此，故事的時序拉長，顯影百年甚至千年來的人事滄桑與離合悲歡，亦緊密扣合臺灣整體命運。

歷史語境總是在變化著，當時間來到 21 世紀，幾位女性創作者的加入，讓臺灣的大河小說衍生出嶄新的風景；她們一方面經營前行世代作家所關注的課題，同時亦接續追求臺灣主體意識的系譜，參與臺灣人身份認同的建構。旅美作家黃娟的「楊梅三部曲」以女性的獨特視角，將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臺灣歷史軌跡相互折射；施叔青的「臺灣三部曲」懷抱著「以小說為臺灣立傳」的使命感，「用不同的政權統治」來探討臺灣人的歷史身分與國族認同；至於鍾文音的「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」，則以繁複幽微的身體隱喻回顧家族乃至於臺灣人的肉身斷傷。而最近超夯的《斯卡羅》，則是改編自陳耀昌「臺灣史花系列三部曲」的第一部《傀儡花》；此三部曲，透過想像和推理，鏈結幾樁看似孤立的歷史事件，串聯當下與過往的情感紐帶。

### 大河川流不息

作為臺灣人集體記憶重要載體的大河小說，以洶湧浩瀚的姿態，從充滿禁忌的年代至今仍川流不息，澆灌出許多溫柔的故事。閱讀那些故事，我們便不致於遺忘自己。

名稱：洶湧的溫柔——臺灣大河小說捐贈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 2022.4.10

地點：本館展覽室 E



展出中的珍貴書籍。

# 捷徑補遠路： 以母語成爲作家

| 文學筆記

兼談近年臺語文學創作獎項

## Writing in Our Mother Tongue

| On Notes



文：呂美親

許多華語寫作者因為得獎，而成爲受到萬眾矚目的「作家」。老字號的聯合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，2005 年設立的林榮三文學獎等，更讓許多寫作者成爲新世代的文學標竿。而近幾年，許多年輕朋友則加入以母語書寫的行列，不少寫作者更積極以母語創作文學作品，且成爲文學獎的常勝軍。對於以母語寫作的人來說，「文學獎」似乎也扮演一條「捷徑」，讓他們可能成爲作家。而因爲是以母語作品被看見，所以他們被稱爲臺語作家、客語作家、原住民語作家等。